

电视台记者力作

王跃文作序推荐



时政记者

SHIZHENG JIZHE

万茵 著

黑色幽默 令人解颐一笑

记者心怀理想，却被暗流裹挟陷入“红包新闻”
当爱情遭遇风流冤家，报复情敌却意外成就“反腐斗士”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电视台记者力作

王跃

时政记者

SHIZHENG JIZHE

万茵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政记者 / 万茵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500-1532-6

I. ①时… II. ①万…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4320号

时政记者

万茵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 苙
书籍设计	彭 威
制 作	胡红源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7.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532-6
定 价	3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3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王跃文

许多记者都渴望成名，许多成名都会按部就班，而这部小说里的记者成为“名记”的机缘却有些阴差阳错，这是小说的故事魅力所在。

每个在社会罗网里挣扎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要把故事化成小说，好看是最要紧的。不好看的小说，它所谓的意义或成就再高，都是徒劳的。何况，我从来就怀疑有没有这样的好小说。万茵的长篇小说《时政记者》，算是一部好看的小说。

然而，马戏团插科打诨的小丑也好看，但它同芭蕾舞的好看却是判若云泥。万茵是一位记者，他曾供职的央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颇受老百姓喜爱。记者眼里见过的事，常人未必见得到，但见得到未必就说得出，很多记者虽然每天都在发声，却比沉默更可悲哀。

万茵试图用小说发出真实的声音，但又绝不是简单的所谓揭秘。虽然，揭秘绝对好看，颇能满足人的窥视欲望。他曾著文声明：“《时政记者》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秘密可言。我只不过写了两个普通记者平淡而有趣的生活，这其中还涉及了人们见怪不怪，司

空见惯的行业潜规则。将人们最熟悉的生活呈现给读者，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如果记者心里装着惊天的秘密，却只能把它写进小说，这是记者的悲哀；如果小说家指望靠惊天的秘密引发作品的轰动，这是文学的错位。”

作家的夫子自道，似乎没有透露什么高明的文学主张，但他所坚持的小说生活日常化，却很有几分道理。越是日常化的生活，越是真实的生活，越能贴近生活的本质。然而，当大款腐蚀记者、拉拢官员成为司空见惯，这种日常生活就变得沉重和可怕了。

作者并没有刻意制造这种沉重和可怕，书中描写的故事时常见诸媒体报道。比方说，不法商人似乎有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把拿捏得住的官员当玩偶。媒体多次有过这样的披露：某商人夜半酒酣之际，吹牛打赌说一个电话就会把某官员叫来。官员果然飞马而至，其速度远高于公安110出警。《时政记者》里，大款刘思宁等人把高官孙忠摆平之后，正是这样向人吹牛：“半夜里我叫狗可能叫不起来，但是，孙省助一叫就来。”这位省长助理孙忠，最终在副省长位置上翻身落马。

小说故事引人入胜，语言轻松幽默，必是好看无疑。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又因媒体人士的介入，故事演绎的空间就变得辽阔起来。应俊是位书生意气、正义果敢、洁身自好的记者，他目睹商人如何拉官员下马，目睹官员如何渐渐堕落。他是权力场上无可奈何的看客，又是同权力欲望顽强对抗的悲壮斗士，同时还像西绪弗斯一样想把正义的石头往山顶推移。作家妙趣横生的语

言也平添了阅读的快乐。应俊在欢场拒绝卖春女的投怀送抱，其心理活动颇有意思：

“我还想起了那回采访归来，上面感觉口渴得很，下面却憋着一泡尿。可是口再渴也不能喝尿呀！因为图一时之快而去嫖娼，那不等于是饮尿止渴吗？”

小说中很多类似的语言或细节令人捧腹，却并不失之粗俗，并不游离于情节。相反，这种语言风格同小说中调笑无忌的世俗场景相当吻合。

万茵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笔下的记者应俊因职业之故不得不周旋于商人与官人之间，而因道德良心之故又在时刻自省与挣扎。他所过的生活似乎也纸醉金迷，却往往是斯人独憔悴。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人与欲望的对垒是残酷的，小说把应俊的灵魂自洁描写得真实可信。作家并不是刻板和概念地写一个臆想中的好记者，而是他把人物的心灵轨迹和精神救赎展现得细致入微，就有了动人心魂的力量。然而，理想主义者有时在常人眼里难免显得迂阔，记者应俊因为看穿了商人刘思宁的险恶，居然煞费苦心劝谏省长助理孙忠悬崖勒马。这种情节设计似乎有违常理，却可从中窥见作者的单纯与良善。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里的那个小孩画了蟒蛇吞进一头大象，可笑的成年人看了却认为是一顶草帽。所以，人们读到某种看似幼稚的小说情节，也许应该反省自己是否陷入了成年人的世故。

据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不知道这句话是谁的发明，董桥先生曾用这句话作为书名，真是妙极了。但此话未必全都在理，因

为新闻若是充斥着虚假，必成历史迷雾。所以有时候，新闻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新闻可以用真实的细节虚构谎言，小说可以用无中生有讲述真实。

《时政记者》是记者写的小说，新闻墨迹似可瞥见，但却不是常见的虚假新闻。文学的新闻性写作虽很为批评家们排斥，但它比闭门造车的自说自话要厚实和凝重许多。如何观察生活，我相信凡人的肉眼，不相信高人的法眼。肉眼看到的生活，进而写成的小说，必是接了地气的。有地气的小说，才是好小说。万茵不是高人，他用肉眼看万丈红尘，看到的是真实的世相图。

序

引 子	001
一、世事难料	004
二、无处可逃	019
三、如鱼得水	034
四、巴黎春天	039
五、忙里偷闲	047
六、青春冲动	059
七、情场失意	075
八、巧遇省助	088
九、销魂时刻	097
十、时政记者	113
十一、围城之困	123
十二、两个亡灵	136

十三、春节序曲	150
十四、冲动的惩罚	163
十五、鸵鸟城开张	181
十六、沉重的高帽子	197
十七、说句心里话	210
十八、惺惺相惜	225
十九、晴天霹雳	236
二十、梦醒时分	249
尾声	265

引子

《柳志忠：从部长到死囚》在《深度调查》栏目播出之后，神州电视台的出镜记者李晓婧一夜成名。

一个初闯京城的姑娘，轻而易举地就浪得如此虚名，作为她的伯乐，短暂的欣慰过后，我在心中升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

在电视台一楼大厅一角的咖啡座里，我约见了李晓婧。

“你成名了，祝贺你。”本想调侃一下她说“你成‘名记’了”，但话已滚到舌尖，觉得不够庄重，临时就咽了回去。

“应主任，谢谢，您不给我机会，我今天什么都没有。”

这时，我跷着二郎腿，李晓婧竟然也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她果然是自我感觉不错啊，竟然敢在领导面前跷二郎腿了。

半年多以前，我深夜开车回家时，从电台里听见她正在主持节目。这姑娘说话温婉中藏着犀利，深刻而又平白，讲到煽情处，还有一种气若游丝的柔美。我觉得她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便打电话找她来做《深度调查》栏目的出镜记者。见面的地点也在这个咖啡厅，当时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

“一个新闻发生了，你关注什么？”

这小女子答：“我关注人，新闻事件中的人。”

“你描述一下，什么样的人？”

“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人。”

这答案正合我意，但我做出满意却又略带遗憾的样子补充道：“不

同立场，不同视角的人，不错，但是不是还可以把‘人’改为‘生命’呢？”

“关注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生命？‘人’和‘生命’有区别吗？”她在惊讶中瞪圆了双眼。

“当然有，打个比方，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于人类而言，这是场惨剧，但对于这艘巨轮的厨房里正在海鲜池中游荡的龙虾来说，巨轮沉没，那可是生命的奇迹啊。”

“还真是，龙虾也有条命。”李晓婧捂嘴笑着，抬头用一丝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我也笑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希望她知道山外有山。

“来我这儿上班儿，愿不愿意啊？我可以叫你家喻户晓。”我这么夸口，她不惊也不喜，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就这样，我把李晓婧从电台挖到了神州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如获至宝。

在《柳志忠：从部长到死囚》的深度访谈里只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受贿5000万的落马部长，一位是向他行贿超过3000万的大款邵年。案发前，他俩默契地做着钱权交易，如今，李晓婧略施小计便让他们在镜头前互相出卖。

受贿者柳志忠说：“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忘记这个无孔不入的无耻之徒，他用一种魔法，从你手中买走了权力、尊严甚至是灵魂。”

行贿者邵年说：“他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块牌牌，上面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敢肯定，他上班的时候，这件事他一分一秒也没有想过。他整天想的事情就是怎样通过手中的权力‘帮’人办事，然后讹我们的钱。”

我在十几年前同样是凭借采访一位贪官而一举成名。我看得出来，这几天，志得意满的李晓婧很享受她的成功。她循着我的足迹，成功地复制了我当年的成功。对她而言，她自然是找到了一条值得自豪的捷径。



可是，我正为此而感到愤怒：不同年代的记者重复这种无聊的轰动效应有意义吗？！

李晓婧更是无法想到，向柳志忠行贿的邵年在20年前正是我在电视台的同事，而且我们还是朝夕相处的搭档。

于是我给陶醉中的李晓婧泼了一盆冷水：“你的成功让我感到无聊。同一个陷阱里总是掉下去不同的猎物，落入陷阱的猎物当然很可悲。但是，作为旁观者，这也是我们的人生悲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应主任，你的话好深刻啊，我听不明白。”

“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愤愤地起身，目光灼灼，旁若无人地穿行在走廊上，脑海里闪现出邵年的身形，思绪一下回到了20年前。

一、世事难料

一家玻璃店开张，怎么就成了媒体关注的重要新闻呢？

同样都是记者，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那时我初入职场，刚刚成为省电视台的一名记者。我正用好奇的目光环顾着世界，对于记者这个职业充满着憧憬和幻想。

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办公室里还空无一人，我坐在春江电视台新闻部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下子却慌得找不到事做，拉开抽屉，随手翻开热销的《文化苦旅》，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这天，我巴望着送报纸的于大姐今天能够早点儿出现，因为今天的《春江日报》发表了我采访白岩松的一篇大块文章。

上个星期，白岩松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摄制组来春江采访，新闻部的易主任率领我们把来采访的白岩松先给“采”了。白老师对着春江台的摄像机足足侃了一个小时，可是，《春江新闻联播》最后才播了3分钟。我倒是不想糟践这些多余的素材，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一篇人物通讯，然后送到《春江日报·星期刊》的熟人那里去发表。

许多事业有成的人，他们成功的起点都是从崇拜偶像开始的。我的偶像就是白岩松。当然，同样戴着眼镜的我可没有白老师那样的运气在电视上出头露脸，我只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名记”。时不我待，出名要趁早啊。



“一大早就发呆呀？应俊，还不去拿摄像机，准备出发。”我没有等来于大姐，却等来了我的搭档，邵年。

“去哪儿采访？”

“你自己不会看黑板呀？”邵年得意地叫我看身后的采访安排表，我早看过了，上面写着“平州市上海路步行街改造完工（邵、应）”。

我问：“步行街改造完工是不是有个仪式啊？是不是有省市领导会去啊？如果有领导参加，那可是时政组的活儿呀。”

邵年不耐烦地回了我一句：“问那么多干吗？”

顺便说一句，我们在社会新闻组，只能拍社会新闻，若是去拍时政新闻，那就是越界，时政组的人是会跑到领导那里去告状的。

邵年提着摄像机走在前面，我拿着话筒走在后面，话筒的防风罩上套着一个四四方方的话筒套，一面标着春江电视台的台标，还有一面标着“春江新闻联播”的字样。

春江电视台的台标是汉语拼音“CJ”的变形，记者们并没有循规蹈矩地按官方的意图把“CJ”理解成“春江”的拼音缩写，平日私下里，他们硬要说“CJ”的意思是“吵架”、“娼妓”、“残疾”或是“差劲”什么的，甚至邵年在向受访者自我介绍时还说过“我是残疾电视台”的。但是，不管怎么自嘲和自贬，拿着带台标的话筒走在大街上，我总有一种高尚而荣耀的感觉。

我和邵年走出广播电视中心大门，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平州市的步行街上海路。

在路上，我们遇上了新闻部的采访车正往单位赶。司机停下来探出头问我们去什么“好地方”采访，邵年答非所问地说门口有车接。司机没听完，油门一踩，“嗖”地把车开走了。

“为什么不叫部里的采访车去啊？弄得我们还得自己打车。”我不解地问。

“人家那边只叫我们去两个人。”

“啥活动有多大的好处啊，还限制人数？”我还想刨根问底。邵年沉默着，就是不说。

上了出租车，好事的司机知道了目的地就问我们：“上海路出什么新闻啦？”

邵年怀抱着摄像机目视前方，根本就不搭理人家。我更纳闷儿了：难道采访一个“步行街改造”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吗？

我和邵年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们自少年时起就被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从来都是貌合神离，更称不上是莫逆之交。

邵年大我一岁，我念高三时，他在同一所中学读“高四”——高考补习班。我们两人虽然不同班，但是由于我们的名字凑起来就是“英俊少年”，大家传来传去，我们也就成了“知名”人士，互相认识了。不过，后来就因为一个巧遇，我觉得和他产生瓜葛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每个周末，全校进行大扫除，各班提前一节课放学，我每次都会跑到学校附近的平州市图书馆复习功课。有回在阅览大厅，我遇见了邵年。他的右腿上坐着一个女孩儿，两人正旁若无人，相亲相爱地在合看着一本《中国历史》课本。周围的读者倒是显出害羞的样子，不好意思把目光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这样搂搂抱抱地面对《中国历史》，面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会感到脸红吗？他们读书的亲热劲儿，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桃树下的促膝共读，可人家花落于肩，香扑满怀时读的不是《中国历史》而是《西厢记》呀！如果那本历史课本里的秦始皇看见他们这副德行，定然会暴跳如雷，拍“案”（棺材案的案）而起，说不定会再来一次“焚书坑儒”呢。商女不知亡国恨，少女不知高考难。这等轻浮浪荡之辈，怎么可能金榜题名呢？！我愤而起身，背起书包拂袖而去。



可是，高考之后，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跑到春江大学新闻系报到时，却和邵年邂逅相遇了：难道怀抱着小姑娘看书的浪荡汉，竟然会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学生殊途同归？！我和他竟然是大学同窗！这大大挫伤了我金榜题名的成就感。后来，从邵年嘴里我还得到了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消息：那个坐在他大腿上看书的女孩儿竟然也金榜题名，上了春江师范大学艺术系。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邵年从大三开始就利用寒暑假在电视台实习了，同学们在家从电视上看到“实习生邵年”的名字都艳羡不已。那时的邵年，总是穿着满是口袋的摄影背心在校园里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大家觉得他仿佛生是电视台的人，死也是电视台的鬼。当年邵年坐拥着姑娘合看的那本《中国历史》里记载，汉朝中山靖王刘胜寿终正寝时穿的是金缕玉衣，他邵年有朝一日驾鹤西去时，穿的一定是摄影背心儿。

大学毕业，同学们各奔东西，邵年真的就去了省电视台，而我却在春江师范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一年之后，遇上电视台广纳贤才，我这才通过有模有样的招聘考试杀进了魂牵梦萦的春江台。

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电视台在播发电视新闻时，都会在每条新闻的最后播报记者的名字，于是春江省的电视观众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播报：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两个名字如此凑趣和般配，同事们一起哄，阴差阳错，我和邵年的搭档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固定下来了。

“应俊邵年”——“英俊少年”，一语双关，妙不可言，我时常感叹这样的巧合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生活原本就有许多生动的机缘与巧合，即便是小说家也编不过生活呢。

出租车载着我们两个“英俊少年”在平州市最著名的商业街——上海路的一家店铺前停了下来。进门时，我抬头看了一眼，招牌上写着：水晶

鞋玻璃工艺品店。

“水晶鞋”里横七竖八地坐着各路媒体的记者，大家如闲云野鹤一般，正在不着边际地闲扯。

“来来来，两位‘名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本店的美女老板，王小桦。”平州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徐援朝招呼我们和主人见面，他的角色此时就像是玻璃店的公关部经理。

握手时，王小桦的容貌让我眼前一亮，这么漂亮？看起来不到30岁，怎么会在闹市里开起这样一片投资不菲的雅致小店呢？她怎么又和徐援朝扯上了关系呢？

王小桦招呼我们坐下，然后转脸向我：“别嫌这店小啊，七七八八算起来，投资也四五十万呢，仰仗各位的宣传，聚集点儿人气，也就想安安稳稳地混口饭吃。”她显然注意到了我刚才的表情，但是误读了我的疑惑。

“这是‘车马费’，王老板的一点心意。”徐援朝给我们分别递过来一个薄薄的信封，按惯例，里面应该装着200块钱。

邵年对王老板说了声“谢谢”，就大大方方地把装着钱的信封从中间折了一下，塞进了屁股兜儿里。那信封在邵年的屁股兜儿里还调皮地露出了一个小角儿。而我是假装从包里拿采访本时，顺势才把信封放进了包里。

“大家安静，我说一下采访的内容，”徐援朝像在单位开编前会一样招呼大家听他布置任务，“小王老板现在弄了这么一个玻璃工艺品店，面积50多平方米，品种有上千种，有实用性，也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花瓶、果盘、烟灰缸、水晶鞋，还有水晶玻璃的苹果、菠萝、小汽车，很漂亮，工艺难度都很大……素材就是这些，反正各位都是高手，找一个好角度宣传宣传，把这家店的店名、地址想办法带出去，做个软广告，是吧，王老板。”徐援朝说完，瞟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王小桦。